

目 录

八·一八“霸王事变”	李卓然整理 (1)
陈汉光对海南少数民族的血腥统治	何凯诒 (6)
白沙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林尤山 (15)
昔日黎族租赁田地、耕牛分成形式	王栋刚 (22)
深山黎族换婚的旧风陋习	陈金英 (25)
白沙润黎服饰	符爱琼 (29)
白沙黎族人民的生活习俗见闻	邝立新 (37)
白沙苗族丧葬习俗	陈金英 (42)
苗族的离婚仪式	邝立新 (47)
金钱龟趣谈	唐保加 (48)
白沙县卫生防疫发展史略	符成壮 林焕 (52)
概述我县一些珍贵中草药资源	符桂清 王勇 (58)
李马二轱事	李卓然整理 (64)

“野人”新生·····	林秀森 (68)
短讯两则·····	邝凌云 (71)
征稿启事·····	本刊编辑部 (73)

八·一八“霸王事变”

苏志强、羊丰口述 李卓然整理

解放前，白沙县霸王乡副乡长刘亚带，出于其反革命的需要，勾结了国民党反动军队于一九四七年农历八月十八日夜間，围攻我霸王乡人民政府，妄图推翻我革命政权，当地人民群众称之为“八·一八霸王事变”。

当时，苏志强任霸王乡乡长，刘亚带、韦有连任副乡长，陈仁吉、唐斌任乡助理员，羊丰任乡粮食委员。霸王乡舍王上（今白沙县青松乡）和王下（今昌江县王下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可以控制国民党从牙叉直下金波、石碌一带。根据琼崖区党委和政府以及县委、县政府的指示，我们在霸王乡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清匪反霸，组织青年参军参战，征收军公粮支援前线，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刘亚带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他混入革命队伍后，贪污农民的财物，暗中叫群众把砂石掺入军公粮，挑给乡政府和

四支队。特别是他的妹夫符亚倒，牙扩村人，任过国民党保长。他在乡里为非作歹，霸占群众的田地，耕牛，强占有夫之妇，当地人民群众对此愤愤不平。我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惩办了符亚倒。从此，刘亚带对我乡民主政府，先从内心的不满发展到公开的勾结国民党，背叛共产党，背叛革命，发动武装暴乱，妄图颠覆民主政府。刘亚带这一反革命行动被我们发现后，尽管我民主政府曾派三区委员钟升丰给他送食盐、布匹等，多次教育争取，但无效。他终于纠集国民党方振南部队和强迫当地群众共五百多人，于一九四七年农历八月十八日深夜，向我乡政府驻地环顶村围攻，我乡常备队和区先锋队三十多人奋力反击。在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我和队长符映星商量，决定以黎话的“三对五”作为呼喊口号，趁星夜突围。经过一番激烈战斗，我方无伤亡，毙伤敌二人。乘我突围之机，敌人便抓我环顶村保长×××打死。我方三十多人撤退到拥处岭，秘密派人通知青开、拥处、拥东、南老等村的保甲长来开会，讲清当前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做好善后工作，安定群众情绪，坚持革命斗争。事变发生那天，敌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永远难于抹煞

的。刘亚带女婿刘王头，原为我乡府乡丁，跟随岳父叛变，乘我乡府助理员唐斌熟睡的时候，生擒捆绑，送牙叉墟交国民党。（唐斌是昌江县南罗镇塘兴村人一九四五年初自买手枪一支出来参加革命。他不幸被捕后，遭受敌人毒刑拷打，宁死不屈，在光复牙叉前夕，英勇就义，终年二十四岁）敌人还在益条村用酒肉诱捕打死我南牙村民兵小队长刘亚察和第四支队派来收米的军需×××。“八·一八”事变后，盘踞在南牙、智在、益条等村的敌人更加猖狂，大举向革命老区拥处里（即拥东、拥处、青开新、老村）和南老村一带进犯。日间拦路抢劫，奸淫妇女；夜间袭击村庄，杀人放火，洗劫财物，弄得村民难以安居，苦不堪言。敌人砍倒树木，插上竹签，把南老至那来岭上的道路堵死，企图拦阻我军进军霸王乡。并声称：如果打不赢，就到牙叉请兵增援（当时国民党军队大量盘踞牙叉圩，对我们威胁很大）。还到处扬言：活捉苏志强者悬赏水牛10头，光洋1000元；打死苏志强者，悬赏水牛5头，光洋500元。当时我们驻扎在拥处仙婆岭上，处境十分困难。日夜被满山遍野的蚂蝗吮得血淋淋，肚子饿得极为难受，只好采摘野果、野菜暂时充饥。白天隐蔽，同敌人辗转，晚上下村宣

传和组织群众。一方面派人将情况上报区府和县府，一方面组织武装民兵坚持对敌斗争，与敌人周旋了十多天。县委、县政府接到我们的情况报告后，决定派出县中队和那大区常备队共七十多人，与原在霸王乡的三区先锋队一起参加战斗，由县长陈伯嵩，三区区长羊礼亲临前线指挥。在当地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八月三十日夜间，我军从小路直扑敌人盘踞的打学村。在我强大的火力猛攻下，敌人招架不住，抱头逃窜。我军追击到智在村时，敌人一部分向金波的拉打、牙加村方向逃窜，一部分败退到南针、牙扩等村。我们乘胜追击，牙扩村的敌人，又继续向志道、那邦村逃窜去了。我们仅用三天时间，就平息了叛乱，于四七年九月四日收复霸王乡，广大黎族群众获得新生，重新回到人民政府的怀抱，眉飞色舞，欢天喜地，扶老携幼，沿途设茶水站，拿出香喷喷的山兰酒欢送我军，欢庆人民的胜利。同时在乡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加强民兵建设，保卫家乡，发动贫下中农进行土地革命。祸首刘亚带在五一年初逮捕归案，枪决于牙叉圩（今县生产资料公司仓库后边）。

这里值得怀念的一位同志——韦有连。他是当地

有名的黎头奥雅，开明人士。他拥护我党政策，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民兵，征粮支前，清匪反霸，掩护工作队，配合部队剿匪，表现得很出色，解放后任霸王乡乡长，东方大县白沙分委委员，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幸于一九七三年病逝。



陈汉光对海南少数民族的血腥统治

何凯治

我于1934年夏初到海南岛昌江县任县长，至1936年秋末离职，对陈汉光在海南时镇压少数民族的事实，知道一些，现就回忆所及写出，借供参考。

一

先从陈汉光说起，他是广东防城县人，与陈济棠是同乡、同宗，过去在桂系李易标部队中做过事。他投陈济棠后，最初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的警卫营长，从营长而团长，而警卫旅长。在陈济棠将垮台前，急于扩军反蒋时，还做过短时间的师长。他在海南岛时，身居三要职，官封中将，是陈济棠时期煊赫一时，而又无恶不作的人物。一般人说他是海南王、杀人王、大黎头（黎族的地主恶霸，称为黎头。他的地位驾乎其上，而成为大黎头。）

他与陈济棠是叔侄关系，又是陈济棠一手扶植起来的，所以对陈济棠敬服得五体投地。他时常对当时

在海南岛的县长故作得意地说：“古人以能够做到两袖清风是好官，我却认为现在做到十袖清风都不行。”听起来，好像他叫县长不仅要做到比古人廉洁，还得比古人更要有所作为，其实是有弦外之音的。真正的意思是：两袖清风算不了什么，只要和他一起蛮干，横冲直撞，敢打敢杀，不妨予取予求。

陈汉光一向是陈济棠的御林军首领，本来不会调离广州地区的，当时因为蒋光头想抽调他的部队参加“围剿”，陈济棠则借口海南有事，已动用到御林军，其他部队更不能抽调，作为对蒋的挡箭牌。陈济棠还觉得海南岛孤悬海外，与大陆相隔，仅一衣带水，和广东政局息息相关。它与雷州半岛相比邻，地理形势上占有战略意义，和它的家乡也构成唇齿相依的关系。这些原因加强了他对经营海南岛的决心。陈汉光在其时正想找个地盘，找个机会来表现一下自己，这样就促成他以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族长的身份去“经营”海南了。他还兼上个抚黎专员，以后为了集中军政大权于一身，又兼任了琼崖绥靖委员。

二

在陈汉光兼“抚黎”专员的时候，是反动派镇压少数民族最高潮的开端，小孩子们在夜间啼哭，一听到陈汉光的名字，就会立刻静止下来。在屠杀、镇压当中，他也运用过所谓“抚”的一套，派遣一批爪牙以督察名义，深入县、区、乡四出活动，还唆使汉族奸商、地主恶霸、狗腿子经常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勾结少数民族中的一些败类进行内部分化、收买、迫害等各种阴谋。更通过奥雅（黎族中的地主恶霸分子）及苗族的上层去逐行其“剿抚兼施”的政策。有时也施以小恩小惠去笼络他们。如分赠食盐、粗布、棉冷、针、线、烟丝、火柴等一些廉价的东西。将类似乡、村长（洞主）的某些官衔，加封到上层分子身上，作为其实施统治的手段。又分发一些铜质证章给他们，上面刻着：“琼崖抚黎专员公署”字样。还将他本人穿上全副戎装的相片，（下端印有：“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中将旅长，琼崖绥靖委员兼抚黎专员陈汉光赠”。）分赠给那些人，要求他们将相片挂在屋中央，节日要焚香跪拜。在新设的白沙、保亭、乐东三县，各办有小学一所，所用的教材是特别

编订的，其中心内容是对陈济棠、陈汉光的歌功颂德；开卷一二页就是他们的相片。目的是要在黎苗同胞脑筋中塑造一种无上权威，不可侵犯的偶像。与此同时还布置了线人耳目，经常明查暗访，去收拾各方面的情报，随时准备着“剿”的一手。事实上陈汉光到过的地方，是恐怖随之而来。他随意所欲，发出逮捕、通缉的名单。同时勒令少数民族缴交“花红”，拿这笔钱叫当地县长、区长为他建纪念亭。如昌江县曾有过“汉光纪念亭”，亭上写的一付对联是：“汉族播威名，且看威镇琼中，兼施剿抚；光华歌复旦，愿率此邦黎庶，崇拜英雄。”上下联以“汉”“光”二字开头，可见其狂妄一斑。

他不时亲率军队直奔五指山区，沿途焚烧抢杀，十室九空。究竟他在海南岛杀了多少人，烧过几条村，那是无法统计的。记得一次他出发西路时，到感恩县与陵水县的中途（可能是藤桥地区），他根据“密报”该区有几条村和共产党的有关系，就以“庇匪”的罪名逮捕三十多名黎胞，就地执行枪决，还指定跟他出发的处长做监斩官。当押送他们赴刑场时，呼号之声极惨。其中有不能走动的黎胞，就用竹箩抬赴刑场。西路还是他比较少到的地区，但只是这一次就

可以看到他屠杀的惨酷了，确是名副其实的“杀人王”。

1943年，我在昌江任伪县长。当时县区内还有一部分是黎境，聚居的黎胞约有一万多人。我随广东省民政厅厅长林翼中和陈汉光出巡前往该县接事。在就职前夕，旧县长林昭礼（林翼中的同乡，调往临高县。）宴请林、陈及他们的随员，我也被邀请去。席间，陈汉光兴高采烈地说：“这里的人很野蛮，尤其是黎人，虽然经过我惩办了一批，但还是不行，应该大镇特镇，你（指我）明天就取，将我寄押在县监狱的七个黎人执行枪决，当作下马威。”我觉得不好办，就说：“初到这里情况未明，以后查清楚再办吧。”他却很不高兴，带命令的口气说：“我交代你办，我负责，杀几个黎人算什么一回事，我看你太懦弱，将来会被人欺负。”好在林翼中插着说：“他（指我）是文人，第一次做县长，总不免有书生气。”这才勉强解了围。其实这件案是，由于昌江县属第一区东方洞的黎人，和同区相连汉区村落的汉人极不相容，主要是汉族地主恶霸平时多方欺负黎人，引起黎人的反抗，以致循环报复，抢夺耕牛、农作物，甚至掳人勒索，而汉族地主恶霸却乘陈汉光出巡

到县的机会，在他面前告了黎人一状，硬说黎人前前后后抢去了七百多头牛，还捉过汉人等等。陈汉光一贯仇视少数民族，听了一面之词立即派兵对该洞“进剿”，逮捕了七个黎人寄押在县府。我去到不久，在清理积案过程中发现此事。当时我认为黎汉间素不和睦，过去争端，原因复杂，从未加以解决，拟饬令黎人缴交罚款七百元（每人一百元）以充建筑平民医院之用，（设立县平民医院为陈济棠“五年计划”中第一年内应办要政之一，但苦于经费无所出，）而将寄押的七人释放。这种处置办法给陈汉光讲通了，但他却要他们加缴交粉枪（土造噫枪）二十支。了结此案后，我物色了一个姓赵的参议员，平时和黎族有过来往的，去东方洞找洞主冯德彰，叫他来县城和我见面，以便从中贯彻“抚”的一套。辗转费时两、三个月，姓赵的亲身或托人去过几次，最后冯德彰才带同其亲属一行六、七人到县。当我第一天在县府请他们吃午饭时，适值守卫人员交班吹号，他们听见号声，立即放下筷子，站起来作离席状。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他惊惶不知所措地说：“我怕听这个号音，因为陈旅长到我们那里，杀人就吹这个号音。”我对他们解释吹号原因，并且安慰他们：这样才使他

们比较安定下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黎苗同胞心目中的陈汉光是怎样的一种形象。据说，陈汉光听到一些人反映，说他的枪有孔(指手提机关枪)，打不响，也打不倒人的。为了显示他的淫威，他每到一地，事先就叫黎、苗胞集合起来，指挥队伍将他们团团围住，所有机枪口对住一群耕牛扫射一轮。当耕牛应声而倒时，他就眉飞色舞地对黎、苗胞说：“你们看见了没有？我的枪打得倒，还是打不倒人呢？如果你们中有谁再不相信的就站出来，再试试给你们看，以后你们有不听话的就照着对牛的办法做。”黎苗胞对此甚为愤恨。

三

少数民族地区一有“风吹草动”，或者陈汉光认为向上报告的材料不够充实时，他就要带领人马去出巡，仪仗行列起码有一连人以上；其中还有参谋、副官、政工人员，浩浩荡荡，如临大敌，其目的是摆摆威风。而搜罗五指山区的珍贵特产，也是其主要任务。有一次还带了摄影人员，照相工具，将他抚黎的“武功”“政绩”，一一收入镜头。当时有一部影片“黎苗曙光”，就是他血腥统治的纪录。少数民

族地区交通不方便，少不了要爬山穿岭，他就事前派出先头部队，驱使少数民族到达公路终点，摆出所谓欢迎的仪式，从中挑选壮丁抬他和妾侍所坐的轿子，借此大肆宣传黎苗同胞对他的拥护如何热诚。他每次出发都要携带妾侍同行，使他们看看他的威风，到达山区后住在粉饰一新的屋内，全屋洒遍香太，还要强迫黎苗族年轻貌美的少女随侍身旁，而且叫这些少女跟他们一同回到海口，表面说是送行，到达海口就留住不放，安置在抚黎公署、专员公馆听候“差遣”。解放后1953年我在海南黎苗族自治区工作时，有一次落乡，从乐东县到保亭县的中途，还发现过一块大石碑上有“威镇南疆”四个字，这就是陈汉光所竖立的。听说，他每次出巡都要立碑。但这些东西在他离开海南岛后，即陆续被毁，这块石碑可能是仅存的一块。记得在1933年春节前后期间，陈汉光驱使黎苗族一行二十多人以参观的名目来广州，将他们摆在永汉公园（即现在儿童公园），作为陈列品展出。当时主其事的既怕人多拥挤，引起了意外事故，又怕黎苗胞愤怒反抗，于是用铁栅将他们围起来和外面隔离。这完全是一种不可容忍的人身侮辱。同时还编造了一些荒诞无稽的连篇鬼话，侮辱黎苗同胞，如说其中有一

个黎人是猴子所生的，说有一次当其母年幼时，为其祖父母带去耕地，放在田边，至收工时失踪，遍寻不获，原来给猴子抱去了，由它抚养成人后和雄猴结婚就产生了她。又如说其中一人为蛇所生，因其母在山区耕地劳动，疲倦入睡，为蛇所乘，以后即怀孕产子。又说，他们都是长有尾巴的。其实他们的直系亲属都历历可考，陈汉光并不是不知道，却故意伪造一套谎言，耸人听闻。这是陈汉光一手导演的，其用心是想借此在陈济棠面前起着丑表功的作用，认为他有办法征服“蛮荒”；同时也可以引起一般群众的错觉，对他“治琼”，“抚黎”有了成绩。同时，他还可弄到一笔横财。春节期间游人如鲫，参观的人车水马龙，每人收门票二角，总的收入就大有可观。这些少数民族兄弟，是陈汉光用武装驱迫和欺骗他们来到广州，使他们受到折磨和凌辱的。

至于陈汉光在黎苗族地区的搜括剥削，如对当地土特产鹿茸、熊掌、鹿羔胎、兽皮、猴膏、红藤以及稀有金属矿产等特产，经常压价收购，高价卖出，更是人所共知的了，因没有详细材料数字，就不具述了。

选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1辑

白沙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林龙山

白沙县始建于一九三五年六月。由儋县、昌江、感恩、陵水、崖县、琼山等县折设，县治牙叉。全县分为三个区，三十五个乡。十五万三千四百多人。黎族占百分之九十。在这块约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黎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道，为争取民族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特别是白沙起义后，黎族人民找到了共产党，创建了白沙革命根据地，使琼崖党和红军有了一个可靠的大后方。为开辟五指山根据地，为海南的解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白沙人民找到了共产党

白沙县位于五指山腹地，资源十分丰富。但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较为缓慢，广大黎族人民长期从事刀耕火种的繁重劳动，生产力较为落后。到一九三五年建县时，这里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一九三九年日本侵琼后，琼崖国民党当局几千人退入五指山区，使原有的自然经济受到破坏，广大黎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黎族首领王国